



以水为主题的阅读文本

色彩和文字完美结合的绘本小说

# 海边的牛

HAIBIAN DE NIU

曹文轩 著





# 海边的牛

曹文轩水精灵丛书

HIBIAN DE NIU

曹文轩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海边的牛 / 曹文轩著. -- 长沙 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3  
(曹文轩水精灵丛书)  
ISBN 978-7-5358-6270-9

I . ①海… II . ①曹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－中篇小说－  
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 IV 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23374号

# 海边的牛

---

策划编辑：吴双英

责任编辑：吴双英 杨 巧

装帧设计：罗俊南

插图绘制：付 刚

质量总监：郑 瑾

---

出版人：胡 坚

出版发行：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：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：410016

电 话：0731-82196340 82196334（销售部） 0731-82196313（总编室）

传 真：0731-82199308（销售部） 0731-82196330（综合管理部）

---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 刷：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：5.5

版 次：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：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15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：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

海边的牛 001

红葫芦 037

阿维 065



## 大水 103

## 十一月的雨滴 127

## 海边的牛

他家要买牛。

这里往西三百里是芦荡，往东三百里则是大海。

这里用的牛分两种，从芦荡引回来的叫“荡牛”，从海边引回来的叫“海牛”。

荡牛躯壳瘦小，力气单薄，一个小小的石磙子就会拖得它直喷鼻子，嘴边光泛白沫，肩胛像沉船一样倾斜下来。这种牛使人很有点儿瞧不起。“嘻，荡牛！”连孩子们都常用一只手按住鼻子，不断扇动另一只手，表示深深的蔑视。荡牛只有一点好处：价贱。

海牛是海滩上野放的牛，啃啮海滩上的芦苇

长大。这种牛骨架高大，体格健壮，脾气如同它身边的大海，暴烈、力大无穷，沉重的铁犁插进再硬的泥土，它也能拉起撒蹄飞跑，溅起一团团黑色的泥浪，累得扶犁的大汉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淋。这牛往那儿一立，就显出一股昂然之气。握着这种牛缰绳的主人，脸上则会显出一派矜持和傲气。

他家有了一片地，一片荒地。

祖母说：“我要给孙子买条牛。”

买海牛。

祖母颤颤巍巍地捧着藏钱的黑陶罐，问他：“真不念书啦？”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没考上高中。”

祖母是个十足的瞎子。但此刻，她的眼睛里却分明透着疑惑：老师曾不止一次上门向她夸耀过她孙子的成绩，怎么没考上？

他的头因为难过而低垂……

天底下，他唯一的亲人就是瞎祖母。父亲在他三岁时暴病身亡。仅隔一年，母亲又得病去世了。母亲下葬的那天，祖母把像小鸡雏一样哆嗦着的他紧紧搂在怀里。坐在装着妈妈的棺材远去的路口，



她用手抚摸着他柔软而发黄的头发，凄苦的面孔冲着阴沉的天空，只对他说一句：“别怕！”

瞎祖母，独自一人，居然把他利利落落地拉扯到十五岁。

现在她衰老了。







那天，她捶着搓绳用的稻草，捶着捶着，榔头从她无力的手中滑脱出来，砸在了另一只发僵的手上，皮开了，紫黑色的血从手指缝里一滴连一滴地落在金色的稻草上。她哆哆嗦嗦地摸起榔头还要捶，他一眼瞥见了血，跑过来抓起了她的手，用嘴唇轻轻地吮净了她手上的血迹：“你怎么啦？”祖母眨着眼睛，笑了笑：“榔头掉下来了。”他第一次仔细地打量着祖母：她的两个瘦削的肩胛高高耸起，一头麻网似的白发飞张着，暗黑色的脸上布满横七竖八的皱纹，牙齿脱落了，两腮瘪陷下去，嘴角承受不住面颊肌肉的松弛而低垂，双手的骨节变得粗大，弯曲着，不易伸直，也不易收拢。

她的身后堆着一堆草绳。

他松开她的手，拉过绳看着：她的手由于缺乏足够的力量，绳子搓得十分稀松，像根软带子。他双手捏着绳子一拢，那绳子便分为两股；而在过去，由于绳子带着一股含蓄的力量，立即会拧成麻花。人们总是夸祖母的绳子：“像根铁条似的。”

现在，她的绳子大概卖不出去了，身后竟堆了那么高高的一堆。

他丢下绳子，垂头走到阴凉的河边。

第二天，他把闭着眼睛都不会做错的题目，错得一塌糊涂……

“你怎么会考不上呢？”祖母盯着他。

他说：“把你攒的钱买条海牛吧。”

祖母从未见过自己一口饭一口水抚养大的孙子长成了什么样子。她伸出手去，在孙子的身上摸着。

他有点儿不好意思。

他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，单薄得像片铁片，脖子、胳膊、腿，都是细长的，胸脯还是孩子样的扁平，但挺得很直，很有力感，眼睛既深又亮。整

个儿看上去，像是一把过于锋利的刀削出来的，瘦，而有精神。

祖母把黑陶罐递给他：“够买一条牛啦。”

“数数吗？”

祖母摇摇手。十几年里，她无休止地搓着草绳，卖掉，一分一分地





投往黑陶罐。这钱一分一分，不是从她的手上过的，而是从她心里过的。她忘不了这个数目：七百块！

“就请你德魁大叔帮咱下海牵回头大牛来吧。”祖母被这件大事所激动，所兴奋，显得精神抖擞，那对瞎眼似乎也在熠熠发光。

“干吗请人呢？”

祖母摇摇头。她舍不得，也不放心让她唯一的、才十五岁的孙子去干这样艰辛的大事。去，坐汽车一天；回，得赶着牛，日夜赶路也得三天。再说，她是一个瞎子，和孙子合用一双眼睛，她也离不开他。

“我看不见，烧呀煮的，一个火星迸到干柴上，  
这茅屋……”

他不吱声。晚上，他把祖母托付给好朋友们，夜里，带着钱，悄然离开了家门……

二

海边的人一律用惊奇而又不信任的目光迎接

了他：“买牛？就你？”

“不缺你们一分钱的。”依旧带着稚气的脸一阵臊红，他用十分硬气的话呛得那些海边的人面面相觑。

一个皮肤闪着古铜色光泽的大汉站在他面前。他的腿，短而粗，宽阔的肩膀，平直得像条木杠，胸脯厚得像堵墙，胳膊上的肌肉隆起，形成两个球形，一双小眼，透出一股海边人才有的野蛮。他嘲弄地一笑，把他带到海滩。

一片粗硕的芦苇，郁郁苍苍。茅草在海风中抖动。透过芦秆的空隙，看见大海在闪光。乍看，海滩是沉寂的，但大汉一声轰雷般的吼叫，芦苇丛中卧伏着的牛被惊起了，宛如一座座黑色的山峰平地突然升起。随着大汉又一声吼叫，那些山峰运动起来，聚向一处，朝远处的大海边凶猛地奔腾。芦苇在劈开，在折断，在牛们的践踏中发出咔吧咔吧的爆裂声。

大汉拉了他一把，用粗臂分开芦苇，跟着追去。  
他紧紧地跟上。

牛群被一直逼到海与芦苇之间的一块空白的



褐色地带，挤成一团，潮湿的海滩上留下无数混乱的蹄迹。

大汉坐下了，只给他一个脊背：“喂，要哪一头？”

他没有立即回答，用大得出奇的眼睛望着这令人激动不安的牛群。那些牛的一对对凸眼，琉璃球一般发亮，透出一股不可拘束的野性。被海风吹成金黄色的牛毛，在阳光下闪烁。牛蹄坚硬的叩击，震得海滩微微发颤。

那是一块块铸铁，一个个走雷，一团团力量。

“到底要哪一头？”

他仍然不作回答。十五岁了，十五岁的人办事当然得有几分样子了，得稳重、老练。

青灰色的天空，与远处的海水连接在一起，又猛然朝这边人的头顶上方高高地飞腾上去。一团团铅色的云，仿佛是远处的波浪腾入天空，被风推着，直朝人的头顶上方漫涌过来。无涯的大海汹涌澎湃，发出一片惊心动魄的澎湃之声。一排排巨浪，朝岸边滚动着，浪脊巍然耸起，形成一道道暗绿色的拱墙，压过来了，轰然摔在沙滩上，哗哗崩溃了，

留下一片白沫退下沙滩，又一道拱墙耸起，倒下……

他竟忘了他是来买牛的，久久地看着猛烈、癫狂的大海，转而又看着那群风餐露宿在海边、听着涛声长大的大牛。海风不住地掀动着他垂挂在额头上的粗硬的黑发。

“你还买不买了？”大汉说。

他站起来：“我要最高、最大、最凶的那一头！”

大汉古怪地一笑，朝他点点头。

他立即毫不含糊、报复性地也朝对方点点头。

大汉从地上弹起，朝牛群冲去。牛群炸了，四处奔突。一头小牛犊跌倒了，哞哞地惊叫着爬起来又跑。嗒嗒的牛蹄声汇集在一起，变成隆隆的巨响。

他的眼睛紧紧盯着一头鬃毛亮得发黑的大牛紧追不放，牛闪电般地从他身边不断闪过。

他站着不动。

那条大牛直朝大海扑去。在蓝白色的浪峰和高阔的蓝天映衬下，这家伙显得十分威武。

“就是它！就是它！”他在心中叫着。

大牛冲到了海里，一排浪头打过来，它忽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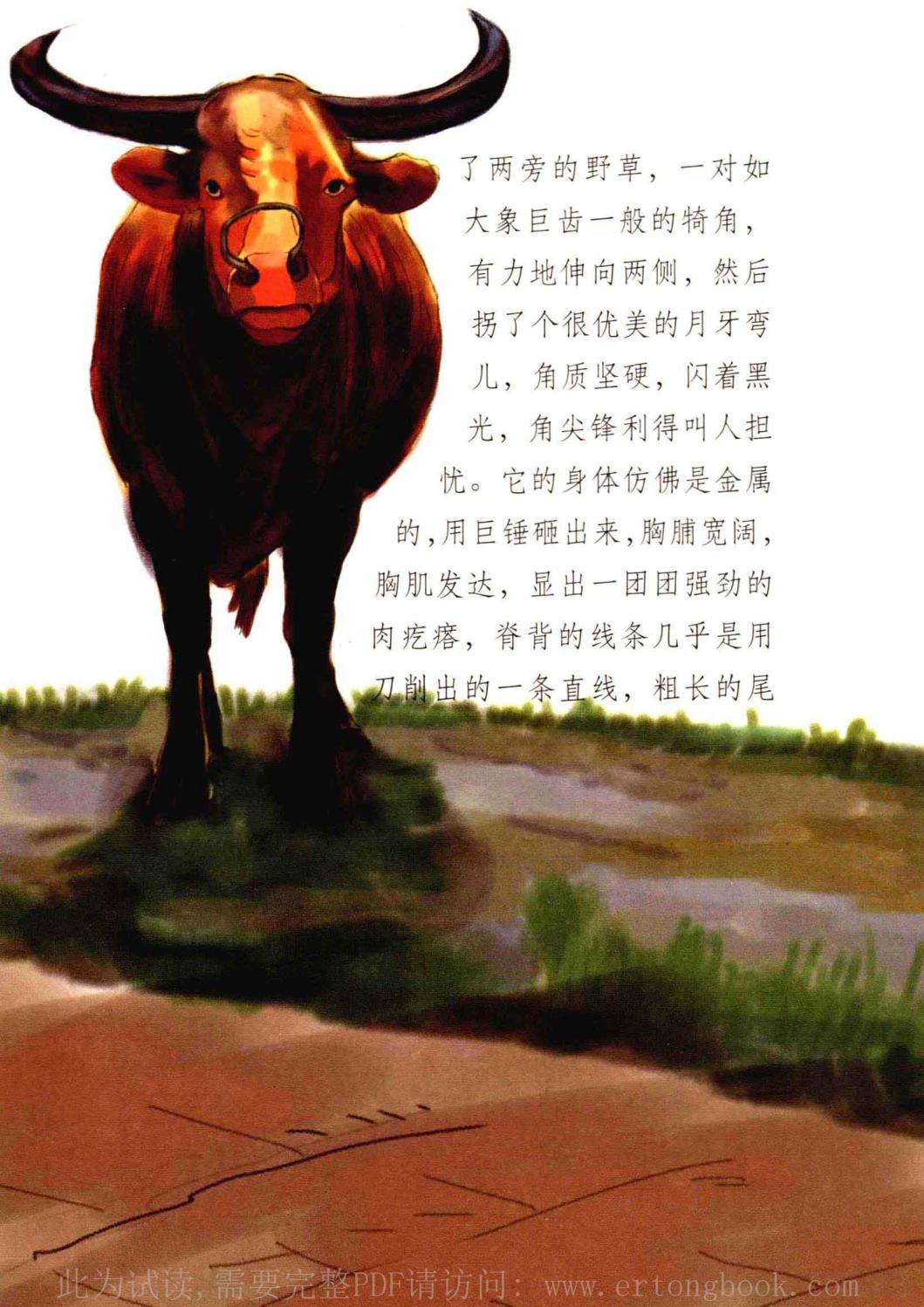
消失了。当海浪在它身上碰成碎沫散落后，它昂首天空，响起重浊的哞哞之声。那声音和飒飒波声融合在一起，让人心颤。

大汉追了过去。它沿着海边浅浅的潮水疾跑，溅起一路水花，一直溅到大汉的脸上。

大汉急了，解下挂在腰里的一圈绳索，呼地扔出去，绳圈不偏不斜地套在它的颈上。大牛把大汉拉倒了，但它也双腿跪在了沙滩上。不等它跃起，大汉已一跳而起扑上去骑到它颈上，用手抓住自它幼年时就穿在它鼻上的铜栓。大牛站起来继续跑动，并用力甩着脑袋，企图把大汉甩落下来。大汉一手死死抱着它的颈，一手迅速地在铜栓上扣上了绳子，然后抓着绳子的另一头往旁边一跳。缰绳一下绷直了，那牛从鼻子里发出一阵痛苦得叫人难受的嘶鸣，以大汉为圆心，蹦跳着打着圆圈。大汉慢慢收紧绳子。它暴躁地跺了跺蹄子，用犄角掀翻了几块泥土，终于站住了。

大汉气喘吁吁地牵着牛走向他：“喂，行……行吗？”

他望着它：眼睛呈黑色，鼻孔喷出的气流冲倒



了两旁的野草，一对如大象巨齿一般的犄角，有力地伸向两侧，然后拐了个很优美的月牙弯儿，角质坚硬，闪着黑光，角尖锋利得叫人担忧。它的身体仿佛是金属的，用巨锤砸出来，胸脯宽阔，胸肌发达，显出一团团强劲的肉疙瘩，脊背的线条几乎是用刀削出的一条直线，粗长的尾